

## 父亲的眼泪

民办新复兴初级中学 初二(7)班 郭佩文 指导老师:姜玉明

在这个世界上,有些东西我已经读懂。从单词、文章到身边的家人朋友,我都能理解。可是却有那么一个人,我一直读不懂。

在我的眼中,父亲是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人。我曾试着以揣摩他人的方式来看他,却发现在那张一直平静的脸下我看不到任何东西。他很少笑,即使笑了也会很快止住。在他的脸上,我几乎没有看到过悲伤。如铁一般刚强,不会流泪——这是我一直以来对他的评价。

就在几个星期前,父亲得知了一个噩耗——奶奶过世了。当时他就怔住了,只是听着电话那头不断讲话,人一动也不动。通过墙上的镜子我看到父亲的眼圈渐渐红了。父亲当晚便匆忙决定带我和母亲回老家。

收拾好行李,订好车票,嘱咐好一切注意事项……等做完这些登上火车时已经是深夜了。忙碌了一天我和母亲便早早睡去,这时,父亲仍没睡觉。

我一向浅眠又是坐着睡觉,因而火车一个小小颠簸下,我醒了。我刚把眼睛睁开一条缝,就看见对面的父亲仍醒着。他双手抱肩,扭头看着窗外。窗外是点点灯光,他看着这灯光入了神,眼睛一眨也不眨。在他的脸上我看到了疲惫,还有悲伤。第一次,我对父亲的看法有了些许改变。

好不容易到了老家,奶奶已经入殓。父亲拉着我跪在奶奶的灵位前磕头。我悄悄侧眼望去,只见他每一下,都磕得极为缓慢,好似一个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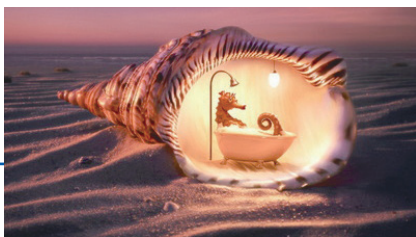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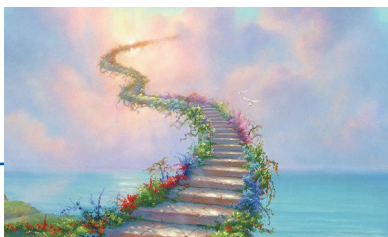


诚的信徒在参拜心中的信仰。当他的头碰到地的时候,我似乎感到我的心也震了一下。最后一次磕头完毕,他停的时间格外长。当他再次抬起头时,我不禁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——因为我看到父亲的眼里一片晶莹。

次日,就要入土了,从老家到葬处似乎只是眨眼间的事。棺木缓缓地降了下去,父亲深深看了它一眼,万分留恋,但时间已经到了。父亲和几个叔叔一起,一铲一铲,将土

盖在棺上。最后一铲是由父亲盖上的。在土撒下的那一刻,我清楚地看到,一行清泪从父亲的眼角滑下,滑到脸庞,滴落于土中。

这件事过后,父亲又恢复成了以前不起一丝波澜的模样。但我心里却清楚地知道,父亲也会伤心,也会流泪,他并不如我所看到的那般坚强,他的心中也有一处是柔软的——那就是他存放爱的地方,只是他把一切都藏在了坚硬的外壳下。



## 春节的故事

长青学校 七(4)班 蒋明隽

春节,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,一年到头,她踏着喜庆的步子,来到我们身边。而如今,各式各样的“抢红包”、“新春大甩卖”等活动充斥了春节,年味儿变成了手机屏幕上冰冷的红包。而我,却很想找回父辈那代人的年味。

“囡囡来啦!”外婆一看见我,十分亲热地抱上来。细细打量外婆,一身崭新的大红毛衣,手上戴着金戒指,慈祥的脸上堆满了笑意。“哟,囡囡回来啦!”外公这时也从房间里探出头来,同样一脸喜气。“外婆外公新年好!”我双手作揖,又好好给二老规规矩矩鞠了个躬。大家看了,笑呵呵地说我“样子做得老好额”。我正欲拿起手机刷红包,妈妈却立刻严厉起来,“大过年,好好陪外公外婆说说话,红包平常也抢,今朝能少抢一天吗!”我朝妈妈吐了吐舌头,却也乖乖地放下了手机。

这会儿开始吃年夜饭了——这可是对中国人意义最重大的一顿晚饭。冷菜先上桌了:烤麸,藕片……立

刻就满满当当一桌子,瞧得我眼花缭乱。外婆外公娘舅小姨抢着一个劲儿往我碗里夹菜。这不,就来了块最大的藕片:“囡囡多吃点哦,来年长得更高,身体最紧要!”而我瞥见外婆夹了块小小的藕片嚼起来,外婆吃得最少,笑容却是最多的。电视里播着春晚,观众的笑声,恰好映衬着我们的热闹……

“五,四,三,二,一,新年好!”我默默合起双手,今年外面虽没有烟花绽放,可我的心,此刻正放飞关于来年美好的愿望。

今年除夕,我没有抢红包,心里却盛满了家人对我的爱。我也第一次惊喜地发现,一家人坐在一起,说说话,吃吃零食,是平日生活里被我们忽略的快乐。

年味是什么?肯定来自内心对新年的感受。其实年味离我们并不远,最重要的,是你自己心里要装着年味。这就是我心里装着的春节的故事。

## 妈妈的味道

上海师大附中附属龙华中学校 六年级(4)班 游斯琪 指导老师:李勇刚

我还在上三四年级时,家里正经营着小本生意——油米店。店面虽然不大,顾客却络绎不绝,父母在外头忙得连轴转,我则悠闲地在店里堆成小山的米袋上躺着,优哉游哉地自娱自乐。

我有时淘气地伸出手来,扯扯妈妈的衣襟,拉拉妈妈满是面粉、白面面的大手,妈妈也不在意,冲我笑了笑,便继续干活。

妈妈身上的清米香,是洗也洗不掉的,淡淡的、和面粉味儿混合着,令人不经意间便能闻出。

妈妈和米是分不开、拆不散的关系。清晨,刚拂晓,妈妈的清米香就离开了我枕边,妈妈去进货了。只要我能起早,便能一起去。和批发商论好价钱,妈妈和爸爸便开始搬米了,妈妈把大米抱起来,一使劲儿,抛到了肩上,膝一弯,把肩上的米调整一下,就搬到车上,一开始,妈妈搬米速度还挺快,一抱、一抛、一颠,看上去毫不费力。可慢慢地,妈妈喘着气儿,三步一

小停地搬着。搬完所有的米,妈妈脸上便凝着细小的汗珠,右侧的肩上也有一层淡淡的白粉和压痕。

放学后,我又来到油米店,在这儿做作业,妈妈正忙碌着。来了顾客,妈妈便会亲切地招呼,问了几斤,便开始称分量了,有顾客要买三四斤的豆子,或小包装的米,妈妈就麻利地称好,放在称上,快速地瞄一下价钱,打个结,给顾客,最后找钱,如果是老顾客,还会唠唠家常,手却不停。一个顾客走了,另一个又来,络绎不绝。有时找钱太快了,找错钱了,顾客问来,妈妈只好赔上笑脸,重新找钱。闲暇之余,妈妈才空下手来,拍拍头上的白粉,拂拂衣上细细的面粉。只有这时,淡淡的米香才会来到我身边,才开始关注我的学习,检查我的作业。

妈妈的米香沁人心脾,它代表着的,不正是妈妈为家出力的辛劳吗?妈妈的米香令我心安,它包含着的,不正是浓浓的、沉甸甸的母爱吗?

我爱米香,我爱妈妈。